

邓贤文集

流浪金三角

流浪金三角

邓贤著

在遥远的金三角漂泊着一群不同经历、不同身世的中国人……在埋葬他们尸骨的高山上，所有的坟头一律朝向故乡北方。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邓 贤 文



流浪金三角

邓 贤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浪金三角 / 邓贤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9. 1
(邓贤文集)

ISBN 978-7-5411-2766-3

I. 流… II. 邓…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3827 号

流浪金三角

LIULANG JINSANJIAO

责任编辑 何 炜 张庆宁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设计顾问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唐 茵等
责任校对 韩 华等

书 号 ISBN 978-7-5411-2766-3
开 本 700 mm × 1000 mm 1/16
字 数 476 千
印 张 25.7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 86259285 [发行部] (028) 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调换。电话: (028) 86259301

向大树致敬

(代自序)

这是2008年暮秋的下午，我的家乡成都平原灰蒙蒙的一片，没有风，也没有太阳，四周都很安静。放眼望去，窗户外面那些高楼都隐隐约约，感觉有些不真实，犹如海市蜃楼一般。

我遵嘱为即将出版的《邓贤文集》（八卷本）写一篇文章，也算留下一点心情吧。

将近半年前，我也坐在这个座位上，也是一个灰蒙蒙的下午，没有风，也没有太阳，四周很静，窗户外面的城市和更远处的乡村像一幅若隐若现的水墨画。但是一只黑色的厄运之手猝然撕碎了画卷，一场千年不遇的特大地震发生了！

顷刻之间山崩地裂江河改道，数百万幢房屋轰然倒塌，数以万计的生命灰飞烟灭，数十万人肢体伤残血流成河，一千多万人被迫离家……

这一天我的父亲，一个参加过抗战的八十二岁的中国驻印军老兵，他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自家屋子去躲避地震，尽管余震不断楼房还在颤抖。入夜，城市里到处警笛拉响，救护车彻夜穿梭，从电视新闻中得知，全川乃至全国人民已经紧急动员起来抗震救灾。父亲关注灾情，当他看到部队官兵跑步进入灾区的画面时竟然老泪纵横。他对我说，民国三十年（1941年）重庆大轰炸，光是几座隧道内就死了上万人，重庆一片火海，你爷爷断了一条腿……

我忽然感悟到一种穿越时空的生命力量绵延不断地渗透到心中。

古人云：多难兴邦。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一个民族来说，苦难既是不幸，

又是财富。一百年来，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和战乱毁灭，仅以抗战八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则十四年）为例，中国死了三千万人，半壁河山沦陷，几乎所有后方城市都被炸成废墟，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屈服，支撑一个古老民族永远挺直坚强脊梁的就是信念。敌人可以烧毁我们的房屋，炸毁我们的城市，甚至屠杀我们的亲人和同胞，但是一个民族的信念不可以被摧毁，战斗意志不可以被泯灭，这就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之根！我的父亲正是因为经历了重庆大轰炸和较场口隧道惨案，两年后他满怀对敌人的仇恨，与许多跟他一样年纪的中学生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抗日前线，从此开始了一代知识分子漫长而曲折的人生跋涉。

父亲与儿子，苦难与现实，战争与和平，死亡与新生，历史以一种往复循环的方式进行着关于生命创造和人文精神传承的永恒话题。父亲的大半生都是在战争、跑警报、动乱和天灾人祸中度过的，直到晚年才迎来改革开放。他是不幸的，同时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把人生的接力棒传给了儿子。作为父亲的儿子，我用笔记录下了有关父亲的传奇人生和中国远征军浴火重生的故事，于是有了《大国之魂》，我还写下了关于淞沪抗战和南京大屠杀的《日落东方》，关于豫东抗战和黄河大决口的《黄河殇》，关于中国军队征战印缅战场的《同一面战旗下——中国二战老兵回忆录》，关于国民党残军及其华人部落在金三角漂泊的《流浪金三角》，关于一代人大起大落知青生活的《中国知青梦》《天堂之门》《中国知青终结》，关于警示社会人生的《饥饿杀人狂》等等，这些作品如今大都将结集在《邓贤文集》（八卷本）中出版。感谢父亲，父亲传承给儿子的不仅有生命，

还有面对苦难的姿态，以及从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力量与精神，这是儿子受用终生的宝贵财富。我的体内流淌着父亲的血液，虽然我没有像父亲那样生于战乱，但是我从父亲甚至更遥远的先辈那里继承了一种共同的生命姿态，那就是直面苦难，永不言败。

我相信这就是文学，就是写作，更是一种连接未来的生命纽带！

几年前，我在这次特大地震震波穿越过的龙门山乡下置了两间小房，不是刻意逃避城市喧嚣，而是为了获得片刻宁静。在深山的一座古老道观，悬崖之上生长着一棵数人才能合拢来的银杏树，它树干挺拔根部裸露，经历大地震之后依然生机勃勃傲然屹立。老道长告诉我，大树生于唐代，距今已有一千六百余年。

我不由得肃然起敬。

这个沉默的生命穿越岁月的烽烟迷雾来到我们跟前，它应该经历了怎样艰难和顽强的长途跋涉，如果它是个老人，一定会告诉我们一千六百年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数也数不清的故事：战争、动乱、洪水、饥饿、干旱、地震以及过眼烟云般的浮华世界达官贵人。当人类以薪火相传的接力方式走进公元二十一世纪，大树已经沐浴着新世纪的曙光迎接我们，它从来不曾倒下过，始终以这种昂扬向上的姿态巍然挺立于悬崖之上，像一支熊熊燃烧的绿色火炬，令人感叹它不仅是一棵千年古树，更是一曲生命的礼赞。

我相信大树的心灵一定与父亲、祖父以及我们的祖先相通，我相信所有勤劳善良的人们都是大树，他们生长在城市或者乡村，而那些为了我们这

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走向文明强大而终生奋斗并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他们则是屹立于我们时代巅峰之上的大树。我觉得自己已经触摸到一根贯穿于宇宙空间和天地万物的生命链条，那就是，唯其毁灭，世界得以新生；唯其新生，世界得以生生不息。大树以自己的方式接受阳光回馈泥土，面对永恒，没有不朽，唯有坚强。

我肃立，向大树致敬！

当新一轮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将告别已经被历史所铭记的2008年，这一年我家乡的人民不仅收获了太多的眼泪、悲伤和苦难，同样更收获坚强、信心和力量！对我个人来说，《邓贤文集》（八卷本）的出版既是一个小站，也是一块路牌，路牌上方镌刻：继续向前，直到终点。

谨以为文，代自序。

邓 贤
2008年深秋 于成都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的禁区	(001)
第二章 走进金三角	(015)
第三章 潘多拉魔盒	(027)
第四章 铤而走险	(037)
第五章 背水一战	(053)
第六章 土司招亲	(064)
第七章 封疆大吏	(072)
第八章 “反攻云南!”	(085)
第九章 掸邦风云	(100)
第十章 帝国神话	(109)
第十一章 “旱季风暴”	(122)
第十二章 滔波诡云	(137)
第十三章 大撤台	(145)
第十四章 兵 燹	(158)
第十五章 刀锋相向	(167)
第十六章 危机四伏	(179)
第十七章 仰光枪声	(194)
第十八章 兵车南行	(204)
第十九章 “湄公河之春”	(217)
第二十章 罂粟王国	(227)
第二十一章 末路英雄	(240)

流浪三角

LIU LANG JIN SAN JIAO

第二十二章 龙蛇争霸	(254)
第二十三章 坤沙出逃	(267)
第二十四章 神秘满星叠	(278)
第二十五章 青春似血	(294)
第二十六章 走向深渊	(305)
第二十七章 灵与肉	(317)
第二十八章 知青火并	(330)
第二十九章 理想之光	(341)
第三十章 朝廷招安	(353)
第三十一章 荡寇志	(366)
第三十二章 灰飞烟灭	(379)
第三十三章 金三角之魂	(391)
后 记	(400)

第一章

历史的禁区

在 我印象中，与云南边境毗邻的“金三角”是个笼罩着神秘面纱和凶险莫测的禁区。从地图上

看，那片地域很广大，与云南省面积差不多，山峦重叠，覆盖着茂密而古老的亚热带原始森林，全球毒品一半多都从那里被种植和制造出来，然后源源不断地走私到世界各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后的毒品通道，受害者呈几何级数上升，反毒呼声日高。我当年插队的边疆国营农场，有朋友从那边回来告诉我，年轻人有一半进了戒毒所，我所在生产队是“重灾区”，吸毒率高达百分之七十。

如此触目惊心，如此毒祸泛滥，一个魔鬼的幽灵悄悄在中国大地上游荡。我想起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那场著名的鸦片战争，如此下去，这次不用帝国主义列强开着坚船利炮，我们千辛万苦筑起的血肉长城就将在毒雾中自行崩溃瓦解。

我对国境那面的另一种记忆是，那里仿佛是片波涛汹涌的深海，深不可测，掩盖着水下的激流、旋涡和种种可怕灾难，就像举世闻名的魔鬼“百慕大”一样。国民党残军在那边大肆活动反攻大陆，缅共竖起旗帜打游击战，大毒枭坤沙、罗星汉的贩毒马帮在林间小道上出没，土著部

落至今仍盛行砍人头祭谷的野蛮风俗，还有各种土司、头人、山兵、缅兵、土匪、强盗，总之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让人想起来后背就直冒寒气。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在知青时代曾经有过短暂的流浪经历，在国境那面的山区和丛林中辗转数月，而当年许多同我一样幼稚冲动的知青越境而去，跨越神圣国界，从此一去不返。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知青（其中许多人不满十八岁）出走的动机大都很简单，或出于某种狂热偏激的感情，比方捍卫理想，支援世界革命，对上山下乡不满；或因为某个微不足道的理由，比方和领导吵架赌气，受到不公正待遇，因为失恋，爱情受挫，想念家乡父母；甚至仅仅因为满足好奇心，想看一看外国是什么模样，于是他们偷偷溜出连队，跨过国界，走向茫茫无垠的天际。总之许多人的行踪从此失去踪迹，就像流星短暂地划过天空，他们的身影消失在神秘的金三角黑洞里。

我还记得当时农场发生的轰动一时的“白毛女失踪案”。

失踪者是一位女知青，有点相当于今天的舞台明星，她在农场宣传队饰演革命舞剧中的女主角白毛女。她是与我们距离最近的青春偶像。我还知道许多男知青都在暗中嫉妒那个扮演白毛女恋人大春的男知青，但是有一天忽然传来消息，白毛女夜出未归，明星失踪了，我们的偶像突然不见了。

这个消息顿时轰动农场，人们枯燥的心情都像泡沫一样翻腾起来，那些日子，每天都有一些花样翻新的小道消息到处流传，我们在田间地头交流这些令人刺激的小道消息就像举行新闻发布会。后来上级传达正式文件，公布事实如下：某日晚该女知青（白毛女）参加完学习上床睡觉，大约半夜两点左右（一说四点），同寝室女知青听见她下床，窸窸窣窣地穿上衣服出门去了。人们以为她上厕所，所以继续睡觉。直到第二天早上，大家起床才发现女知青一夜未归，于是意识到问题严重，赶快分头寻找。当时农场还称建设兵团，实行军管，团领导很着急，派出更多人往团部附近山林搜寻，后来又组织更大规模的搜山，范围也从团部扩大到全团。凡是有人迹的地方都找过了，山沟坡坎，树林山洞，悬崖峭壁，连团部附近一座小水库也放干水，唯恐白毛女沉在水底。总之方圆几十里都被拉网一样折腾过来，还是没有发现一点线索。

这件事情成了一个谜，团部成立专案组，抽调有破案经验的公安人员参加，上级指示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把坏人抓出来。至于谁是坏人，是女知青还是躲在暗处的黑手，上级没有说，大家心里也就没有底。过了一年，农场撤销军管，现役军人撤走，案件也就搁置起来，成为一宗无头悬案。后来有消息透露说，女知青跑到外国去了，国境对面是金三角，那里形势复杂，是反动派的老巢，谁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过去和过去干什么。证据是从她床上找到一本小学地理课本，从上面能看出一条隐蔽的外逃路线。

天苍苍，地茫茫，那些越境而出的知青朋友，我的同龄人，他们的命运依然渺无踪迹，不知所往，不知所终，就像一个永久的问号，沉甸甸地压在我们共同的青春墓碑上。偶尔中秋月明，或者夜半时分，我会突然被一阵来自历史深处的熟悉潮水惊醒，往事历历，像老电影一样布满时间的伤痕，青春如残灯，照着那些铭心刻骨又残缺不全的人生画册。我听见一个声音像风一样在岁月的旷野深处大声呼号——

我的知青，我的朋友，我亲爱的青春偶像白毛女，你们好吗？
你们现在在哪里呢？

2

一九九八年夏，我参加由湖北省某杂志社组织的一次文学笔会。

这是二十世纪末一个令人生厌的夏天，天气反复无常；冰山消融，雪线上升，“厄尔尼诺”的怪影到处游荡。干旱与酷暑折磨着北方平原大地，洪涝和水灾却又像传说中脾气暴躁的坏孩子，把南方的秀美田园变成浊浪滔天的水乡泽国。

在这个灾害警报频传的炎夏，我同一群国内作家经由香港、台北前往曼谷开笔会。如今开笔会只是一种名义，其实就是旅游、约稿和拉拢关系的另一种方式，你对杂志作了贡献，杂志社请你旅游，有投桃报李的意思，也就是感情投资。我们一行十数人，来自全国各地，专业与业余作家都有，名气粗壮者如江苏周梅森，他的小说《人间正道》《天下财富》改编成同名电视剧正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湖北作家邓一光，山东作家李贯通，他们都有相当不俗的作品在国内获奖。另有几位极具潜力的年轻作家，把这次笔会当做开阔胸襟放眼世界的大好机会，相信他们受到鼓舞之后将会更加奋力写作。

坐落在亚洲南部中南半岛上的泰国首都曼谷是座美丽的旅游城市，这个南亚佛教国家之所以成为世界旅游业的一面旗帜，名声遐迩，每年吸引数以千万计来自全球的观光客，除了优美的自然风光，周到成熟的旅游设施和服务，别具一格的人文因素外，当然值得一提的还有一道著名风景。这道风景大餐在所有游客心中升起一面欲望的旗帜，引发许多迫切而强烈的向往之情，人人渴望一睹为快。

风景的名字就叫“人妖”。

第一天看人妖表演安排在一艘名为“湄南皇宫”号的游船上，时间夜晚八点。登船之前，我们远远看见许多艳丽的女孩子聚集在灯光明亮的码头上

揽客，我看她们个个年轻，浓妆艳抹，胸部挺得高高的，腰肢束得细细的，粉面桃腮，美目巧盼，如果不是导游事先打了招呼，我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些漂亮女孩竟是人妖。所谓人妖，就是变性人，男人变成的女人。我想如果是女人变男人，可能就没有什么稀罕。导游卢先生是泰国华人，他教给我们一个诀窍，说分辨人妖关键看他的喉结和臀部，人妖有喉结，臀部窄小，而真女人没有喉结，臀部丰饶，其余部分一概真伪莫辨。我们豁然开朗，个个直瞪瞪地盯着别人喉咙和臀部看，真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只是有人偶尔看差眼，把不大标准的真女人当成人妖。

游船开动，人妖载歌载舞拉开表演序幕。我看台下几乎全是来自中国内地的旅游团体，说着南腔北调带着各地口音的普通话，如果不是窗外景色有异，你决不会怀疑自己是置身中国某地。人妖蹦蹦跳跳，唱几支泰国歌，又舞一曲《北京的金山上》，赢得观众喝彩。接下来表演就开始变味，露出色情的真面目来。灯光半明半暗，人妖歌也不唱了，舞也不跳了，竞相上台表演脱衣服，一个赛一个地脱，并做出种种猥亵的下流动作挑逗观众，有的甚至跳下观众席做性交状，吓得没有见过世面的观众唯恐逃避不及。

突然大厅一角出现骚动，惹得许多人向那面驻足张望，原来是山东作家李贯通发作起来，执意要将一个啤酒瓶扔上台去。李贯通个子高大，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是个有血性的北方汉子。他上船后大约喝下不少啤酒，硬要挣脱周梅森、邓一光的阻拦，大声嚷嚷说要是我女儿，我就……杀了她！……杀……杀！情绪激动，痛心疾首，说罢竟抱头痛哭。我相信是人妖的色情表演直接损害了这位中国男性和父亲的自尊心，一米八〇的山东大汉，竟然泪流满面不能自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爱自己女儿，就能容忍并且观赏别人女儿堕落而无动于衷么？听说周梅森和邓一光也当场落泪，后来部分中国作家以中途退场来捍卫人格尊严和表示抗议。当然人妖并不在乎别人抗议，他（她）们继续将更加不堪的色情表演一直延续到深夜。

这天晚上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不完全因为泰国人妖出卖色相，而是为了我们朋友李贯通受到的心灵伤害。此后一些场合，部分作家都以提前退场来坚持自己的道德立场。我因为自己是付费观众，觉得不看完有点便宜了泰国资本家，加之内心确实很受诱惑，有点蠢蠢欲动的意思。要承认自己意志薄弱是件难为情的事情，显出自己不大高尚和有堕落倾向，问题是我没法战胜自己，因为我确实没有及时响应李贯通、周梅森的行动一道退场，所以我没法美化自己，以免将来被人揭穿难堪。我发现自己很可能是个经不起考验和意志不坚定的人。

离开曼谷，我们又乘车前往风景名胜芭堤雅（PATTAYA）旅游。芭堤雅原是个荒凉海滩，距曼谷数小时车程，由于二战后美军在这里建起庞大军事基地，泰国人纷纷到这里赚钱，为财大气粗的美国大兵提供服务，后来芭堤雅就变成一座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

烈日炎炎，骄阳似火，道路两旁的草木都垂头丧气。“奔驰”大巴内开着空调，立体音响播放着流行音乐，对于连日辛劳的旅客来说，旅途总是显得格外枯燥和漫长。导游卢先生实在是个负责任的人，他有三十几岁年纪，积累了十几年导游工作经验。我认为导游工作就是不停地找话说，以避免旅客迷失在倦怠和瞌睡的混浊河流中。当时车厢内弥散着一种懈惰、困倦、自行其是和昏昏欲睡的懒散气氛，有人居然很响亮地打起鼾声，我看见卢先生脸上的表情有如悲壮的乐队指挥，在整支乐队将要失控之际仍然坚守岗位。他就是在这样一种散漫和无政府的状态下偶然提到金三角的。

卢先生说，金三角已经部分开放，总部在美斯乐的人数众多的九十三师（泰国人对前国民党残军的统称）已经交枪，大毒枭坤沙也向政府投降，而他本人曾于年前亲往金三角参观，云云。

其实卢先生的絮叨也就持续了几分钟。在汽车的低沉轰鸣和旅客毫无反应的疲惫瞌睡的流水中，这些被动词连缀的名词和句子像一阵透迤的轻风，从快要凝固的池塘表面悄悄掠过，很快就被抛到车轮下面去了。我身边的诸多旅伴，他们清醒的时候个个目光如炬，头脑灵活思维敏捷，对世事人生洞悉入微，但是此刻亚热带的酷热气候和马拉松般的长途旅行已经使得他们个个身心倦怠麻木不仁，没有人重视卢先生的热情演讲，或者说人们习惯了导游的职业废话而无动于衷。

当时我也昏昏欲睡，正舒展开四肢，把腿尽量放舒服，头靠在头枕上，然后让疲倦和睡眠的柔软触角像章鱼一样从四面八方捉住我。不能想象，如果当时我睡着了或者错过与导游对话，我会不会同后来这段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擦肩而过？

卢先生提到“金三角”这个名词之后大约几秒钟，我蓦然一惊，又好比一个炸雷，把即将合拢的瞌睡大网炸开一个洞，我迷迷糊糊的大脑随即清醒过来。突然一声尖厉的汽车急刹，我的身体从座位上重重地弹起，像排球运动员一次鱼跃救球，然后又跌回原处。当汽车恢复行驶，我却感受到被一种突如其来的震撼包围；血管贲张，心律加速，头重脚轻，大脑缺氧，我紧紧抓住扶手，咬住嘴唇才没有失态地叫出声来。

这当然不是来自身体，而是精神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重创，我一时竟然难以分辨这股强力来自何方，历史还是现实，时间还是空间？我心跳如鼓，大脑里响起了咚咚的回应。无论从哪方面讲，那个令人生畏的魔鬼金三角均与我的平静生活无关，它遥远得如同月球，公元一九九八年的一天，我竟然被那个简单的单词轻易地击中了，我的世界开始崩溃，我受到的震撼如此之大，也许只有一件事物可以比拟，那就是彗星撞击地球。

一刹那喧嚣退远，四周安静下来。我周身发热，呼吸急促，像喝醉酒一样不能控制自己。我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向导游卢先生走去，我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从自己喉咙里钻出来：“喂，金三角？……”

4

这是二十世纪末炎夏如火的一天，室内气温摄氏三十六度，一次平常的跨国笔会，一个不可思议的偶然话题，或者说一个微弱的生物信息，一只不可逃避的上帝之手，居然将我，一个中国作家的命运同千里之外的神秘地域，那个令人谈虎色变的毒品王国——“金三角”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相信这就是命中注定。在这辆从曼谷开往芭堤雅的巴士上，命运引导我走向一条前所未有的写作之路，去接近并同那个威胁我们人类生存的命运危机对话。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幸运，我想这大约可以算做一种召唤。许久以后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导游卢先生，如果他没有说出那段关于金三角的不经意的废话，我会不可抗拒地踏上神秘的金三角之旅吗？问题是全世界都同我一样关心毒品问题，人人都对金三角感兴趣，为什么单单我被击中了，轰隆一声就掉下去？我想这大约就是宿命，是你命运中的必然。那一天卢先生的话就是万能的上帝之手，它轻轻敲击并唤醒我沉睡灵感的蛋壳，突然蛋壳裂开一道缝，炫目的阳光直直地射下来，蜷缩的灵感苏醒了。

知青年代，我曾短暂地进入缅北山区流浪，那时候我幼稚的大脑混沌一片，即使与命运之神擦肩而过也浑然不觉。

但是这次不同。卢先生的话之所以石破天惊，是因为他让我突然前所未有地意识到，一个世界性重大题材已经进入我的视野，与一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中国人迎面相撞。金三角，曼谷向北一千公里，抵达清莱府，然后上山，进入赫赫有名的美斯乐。美斯乐，国民党残军总部，满星叠，世界贩毒大王坤沙的老巢。还有莱林、大其力、江口、孟萨，世界毒品王国的秘密尽在其中。我顿觉天门洞开，头晕目眩。从前我关注金三角，仅只出于好奇和职业本能，我从来没有把金三角与自己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现在不同了，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金三角就在面前，我伸手可及，它是属于我的！

对一个作家，一个以关注人类苦难为使命的中国作家来说，还有什么比发现这个秘密更幸运的事情呢？金三角像座金光闪闪的魔鬼宫殿在远处诱惑我，就像传说中的财富诱惑贪婪的寻宝人，沐浴的仙女诱惑情欲难耐的青年猎人。

我相信上帝已经选择了我！

记得十多年前，我曾在滇西松山也有过类似石破天惊的感受，那次是一位老石工用凿子敲开我命运的蛋壳，我从此走进历史，才有后来一发不可收的《大国之魂》等系列抗战作品。

这次当我歪歪斜斜地走向车厢尽头，走向几步之遥的导游卢先生，我感到自己就像一枚已经点火的火箭，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一个未可知的命运彼岸，心中充满悲壮感。

幸好卢先生对于我废话连篇的询问表现出良好的职业修养。他耐心回答我的问题，为我画出通往金三角的交通路线图，甚至热心地建议与哪家旅行社联系，等等。但是当他明白我的意图是要独自离队前往金三角时，立刻断然表示反对。

“你不可能达到目的！”他说道，并把一瓶矿泉水喝得吧唧吧唧响。

我说：“为什么？”

他回答：“不为什么。你知道山里人进城的故事吗？他们常常在透明的玻璃墙上碰得头破血流，就这么回事。”

我很佩服华人卢先生，他实在很有文学天赋，可惜错当导游。我这个大陆人从小被灌输事在人为的道理，所以我当即做出一个令全车人吃惊的决定：“我要下车——回曼谷，到金三角去！”

笔会组织者也就是某杂志负责人断然拒绝我的无理要求，这是一次集体活动，不是个人旅游，他们要对我在国外的一切行为包括生命安全负责任。导游卢先生再次加入反对者行列，他列举的种种理由如同拉断电闸，令我眼前一黑。他龇着黄牙嘿嘿地说：“邓先生，你在泰国的签证还剩下不到一周时间，金三角远在千里之外，你这点时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你还认识谁吗？你懂泰语缅甸语掸邦语当地话吗？你去向谁采访呢？谁又会贸然接待你这个不明身份的外国人呢？金三角地域辽阔，有半个泰国大，有几十种少数民族，你总不能到处瞎撞吧？并且那里很危险，非法武装猖狂，谁能保障你的安全呢？你愿意白白送命吗？……我提醒你，按照泰国法律，游客过境滞留是违法行为，要坐牢的。”导游警告我说。他像个胸有成竹的阴谋家，将我的满腔希望变成一片焦土。

我失败了，只好夹着尾巴沮丧地返回座位。同伴继续睡觉，打呼噜的依然打着呼噜，车内空气凉爽，车外阳光依然酷烈，天地间腾起一片金灿灿的

火焰，可是我却遭遇失败！我早已睡意全无，笔会对我索然无味，我的全部思维和情绪都被那个可恶的金三角牢牢占据。金三角像座云雾缭绕的金字塔矗立在我心中，那里才有最美的人间胜景，令我心驰神往。我把腿尽量蜷曲起来，心里暗暗使足劲，就像运动员起跑那样：千里之行，始于脚下。

我的全部目标是——闯进金三角！

5

一到芭堤雅，我就开始了寻找金三角线索的艰难工作。伟大目标始于脚下，这是我的经验，导游卢先生是个热心人，他答应帮助我。

我的方法非常笨拙，见到华侨就用中国话同他攀谈，因为在泰国，华侨非常之多，很快我的工作初见成效。在芭堤雅一家商场，我偶然认识一位名叫梅琳的华人女孩，当时她站在一个专卖镀金饰物和佛像的柜台后面，我从她的肤色相貌立刻断定她不是当地人。果然她告诉我她就是国民党九十三师的后代。她爷爷是国民党军官，已经过世多年，她父亲当过兵，打过仗，也做过生意，现在已经六十多岁，在金三角安享晚年。她还说像她这样的九十三师的后代，光在曼谷和芭堤雅就有数万人。

最后这句话说得我怦然心动。

一位开出租汽车的年轻华人，也是九十三师的后代，他答应替我联系他金三角的朋友，我们互相交换了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

几天以后，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辗转传来。导游卢先生告诉我，他的朋友替我联系到一个金三角国民党将军的儿子，那人原则上同意见我一面，但必须是我一个人。时间定在次日晚八点，对方派车来接我，地点在一家餐厅。餐厅店名位置均不详，据说在城外很远的地方。

我毫不怀疑自己已经撞上好运气。

千真万确，将军的儿子！那一天我为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激动得寝食不安，好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为第二天的神秘会面胡思乱想，一脑袋装的都是金三角的故事，搞得自己很憔悴，像个神经衰弱的失恋者。我要单独采访的消息很快为几位笔会朋友知道，湖北作家邓一光同我要好，我们以兄弟相称，他是个值得信赖的朋友，老红军后代，写过《我是太阳》《狼行成双》等激动人心的小说。一光很为我的安全担忧，因为身处异国，对方又是国民党后代，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不测呢？我当然明白其中风险，万一对方设个陷阱，我就成了自投罗网的傻兔子。但是我坚持认为自己不具有遭暗算的价值，何况金三角的诱惑实在难以抗拒，你不去试一试，怎么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见面时刻终于来临。那一天不凑巧，太阳还未落山海上就起了风暴，渔